

蓄墨小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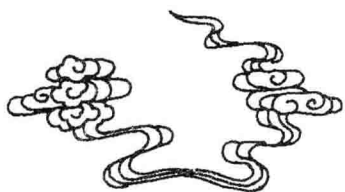
周绍良◎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蓄墨小言

周绍良◎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蓄墨小言 / 周绍良著. -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8. 12

ISBN 978-7-5402-1158-5

I. 蓄… II. 周… III. ①古墨 - 收藏 - 经验②书法 - 作品 - 收藏 - 经验 IV. G8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05336 号

书 名: 蓄墨小言

责任编辑: 陈 果 杨燕君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大街 100 号 邮编: 100006)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省三河市腾飞胶印厂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36.25

字 数: 50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2 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2-1158-5

定 价: 50.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作书绘画，墨是不可少的东西，而佳墨不易得，所以历来为人宝爱，遇上好的就要多存一些以备用。起初藏是为了用，但随着墨的越做越精，本身就变成了艺术品，变成了收藏对象的文物，于是遂有藏墨这桩事，有记藏墨的著作。

记墨的书始于宋代，苏易简《文房四谱》里的《墨谱》一卷、李孝美《墨谱》、晁说之（一说是其弟贯之）《墨经》，以及何莲《春渚记闻》里面的记墨部分都是。但这些书的内容往往涉及墨的各方面，如墨的历史，制造的方法，制墨名家的事迹，墨的名目、制作和其他有关的故事，并不限于记载墨的本身，更不是专谈藏墨的。到了元朝张寿《畴斋墨谱》（作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见吴昌绶《十六家墨说》）和陆友的《墨史》才侧重记载历代制墨家和他们所制的墨，但尚不是专门记载藏墨的著作。如张寿就记载他的朋友杨好谦请他试墨数十笏的事，可见还是把墨主要作为写字的工具而不是供收藏的文物。再后到了明代，如书家邢侗好墨，《十六家墨说》里刻有他的《墨谭》和《墨记》，记载了他自己所藏和见闻所及的墨。他的墨有的是藏而不用，如罗小华署有辛亥年号的墨，据说“弹之铿铿作金石声，色理闳然，钻之弥坚，即烦博浪一击，不能骤碎，然亦不欲研磨。宝若躯命，再三十余年，拟作河间圻中殉，不复令从世代间磨人”（见《十六家墨说》上卷十一页）。同时他也记载了磨试程君房墨的经验。先试的是“妙品”和“重玄”，说它们“入目色泽无异时工，磨而试之，勃然五色云起风池之上，坚而能润，黝而有光。余求所谓舐笔不胶，入纸不晕，今始见之”（同上十五页）。后来知道“妙品”尚是程墨的下乘，他就又试“寥天一”（或“非烟”），“旋洗端砚，注水涓滴，试磨一线。紫烟上浮，神王气清，精光射目。其视‘重玄妙品’迥出天渊”（同上十六页）。可见他对墨也还是既藏也磨的，这就是说，他并没有把墨纯粹当做收藏对象来对待。此外明人项元汴《蕉窗九录》里有《墨录》，麻三衡《墨志》里有《系氏》一篇记载墨工姓名，《稽式》一篇记载墨的名目，然而也都还不是专记藏墨之作。

专门记载藏墨的书起于明末清初万寿祺（字年少，生于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卒于清顺治九年、1652）的《墨表》。此书分为四卷。第一卷是表中所记各墨的总论。第二卷列举表中各墨的朝代、制家、名目等等，是一篇总目录。第三卷是这个表的中心内容，在这里对每一块墨都从正、背、左、右、式五个方面将墨的各个侧面的铭文、花纹和整体的式样记载得十分具体，明显的这已是将墨作为玩赏收藏的文物来对待的了。第四卷是古今墨论，所收的是历代关于墨的记载，属于掌故性质。

万寿祺《墨表》之后，到了清康熙年间，有关藏墨的专著就多了起来。最早是张仁熙（长人）于康熙九年（1670）记载宋莘（牧仲）收藏和他送给宋的墨的《雪堂墨品》。关于这件事，他在《墨品》后面有一段记载：

昔苏子瞻在黄，于雪堂试墨三十六丸，抡其佳者合为一品，名曰“雪堂义墨”。歙人吴叔大遂仿其意作义墨三十六丸。虽不免时制，而肖形取象，物料精工。余昔珍藏之。今墨皆散去，而雪堂墨匣犹存。暇日搜使君所藏及余家所藏旧墨赠使君者亦得三十六丸，因以其匣并遣使君贮之，亦雪堂遗意也。

在《雪堂墨品》之后，宋牧仲又在康熙甲子（二十三年、1684）和庚寅（四十九年、1710）两

次自己撰写了《漫堂墨品》和《漫堂续墨品》，以记载他续得的旧墨。这三种墨品里除了记载墨的名目年代、铭记、花纹、样式，宋氏所著的两种除记了重量之外，也往往谈到有关的掌故、授受渊源等等，大有黄尧圃书跋的风味。

张、宋之后，清代记藏墨的著作，还有刻在吴昌绶《十六家墨说》里的孙炯的《砚山斋墨谱》、汪绍焯（炽南）的《纪墨小言》（雍正六年戊申、1728）、邱学勛的《百十二家墨录》（乾隆三十一年丙戌、1766）、借轩居士的《借轩墨存》（道光十一年辛卯、1831）和徐康的《前尘梦影录》（光绪十一年乙酉、1885）里有关墨的部分等，都是记藏墨的专作，体例略同这三种墨品，此外还有颜崇槩的《摩墨亭墨考》（约成书于乾隆年间，只存钞本）里面也是关于藏墨家和墨的记载。

民国以后记藏墨的书，我所见到的有吴隐根据郭恩嘉藏墨编的《知白斋墨谱》（有图无文字记录，民国九年庚申、1920），袁励準的《中舟藏墨录》（包括《郁华阁藏墨品》和《恐高寒斋藏墨品》，在陶湘〔兰泉〕所辑印的《涉园墨萃》中）和张颐的《意园墨录》（1940年庚辰手稿本）、寿铤（石工）的《玄尚精庐墨录》和《重玄琐记》（均稿本）、张子高的《墨苑杂说》（1948年在天津《民国日报》上连载，未辑成专书）。解放以后有张子高、叶遐庵、张绂伯、尹润生的《四家藏墨图录》（1975年私人印本）、张绂伯的《千笏居藏墨录》（稿本数十册，未印行）。上述诸作其范围之广，记载之详尽，考证之精确，往往突过前人，可谓后来居上。

《知白斋墨谱》、《中舟藏墨录》和《四家藏墨图录》都附有墨的拓片，这是以前著作所不及的地方。当然明人著作如程君房《墨苑》、方于鲁《墨谱》、方澹玄《墨海》和清人著作如汪近圣《鉴古斋墨菴》也有木刻的插图，但这些书都是制墨家为自己的产品作宣传的，和藏墨家记载藏品的书性质有所不同。所以可以说有文有图是近代墨录的一优点。

这本《蓄墨小言》所记各墨也附有拓片，称得起图文并茂。谈到的墨都是作者自藏的清代墨。自来讲墨多喜欢谈明墨，犹如讲藏书多喜欢谈宋元本，其实时至今日，明墨传世的已如凤毛麟角。就是偶然碰见，价格也使人难以问津，搜罗起来是极不容易的。而清代二百六十多年间造墨名家辈出，其中精品绝不亚于明墨，况且传下来的东西也较多，花上一定的工夫就可以很有收获，所以近二三十年来，喜欢藏墨的人大部或主要注意力都是放在清朝墨上，本书作者也是如此。

清代墨以徽墨为最著名，安徽产墨的中心是徽州府的歙县、休宁、婺源三县。歙县造墨的名家有程公瑜、吴守默、程正路、曹素功、汪近圣、程一脚、程怡甫、方密庵、汪节菴、方振鲁、江希古、汪希古等家。休宁有叶玄卿、叶元英、汪时茂、汪次侯、吴吴生、吴天章、胡星聚、王丽文、叶拱辉、汪启茂、汪斗山、王尧章、汪采章、胡开文等家。婺源墨家姓詹的最多，著名的有詹云鹏、詹致和、詹衡襄、詹彩臣、詹方襄、詹成圭、詹从先、詹倅三、詹达三、詹子云等。此外还有余子上、余福从、余方也、程靖友、程秀夫、王晋卿、查亨吉、查森山等也是婺源的墨家。

上述三县在清代同属徽州一府，也都是制墨的中心，但产品有各自独特的风格。歙县造墨名气最大，那里的典型产品的特色是隽雅大方，烟细胶清，使用的香料、装墨的匣子也十分讲究。如汪节菴的墨常贮以饰有彩色花卉的黑漆匣，十分精美，他的墨还有独特的香味，这种高标准的风貌是和服务的对象分不开的。从清初以来，地方官献给皇帝的贡墨，大多出自歙县的墨肆。如康熙五十四年乙未（1715）徐元梦贡墨“太平清玩”就是曹素功的孙子曹定远造的。康熙《耕织图》墨有汪希古、江希古制的二种，都是歙县产品；较后，乾隆年间则有汪近圣的儿子汪唯高制的。汪由敦进的“三希堂”御墨也是曹素功制造，黄钺进的“三

希堂”墨两种则是方密庵制的等等。此外达官贵人、文人雅士的自用墨也往往出自歙县墨工之手。例如酷好藏墨的宋荦（牧仲）的“沧浪亭墨”是吴守默制。书家刘墉（石庵）“如石”墨是程怡甫尺木堂制，梁同书（山舟）的“万杵膏”是汪节菴制。鸦片战争时同林则徐共同抗击帝国主义入侵者的邓廷桢的“道光癸巳夏日礪筠制”墨也是汪节菴制。程一卿自己是经学家又兼经营墨业。所制的“礼堂写六经墨”更是文人自用墨中的精品了。所以如此，是因为安徽巡抚每年要向皇帝贡三次墨，而这项差事照例由歙县办^①，这自然要刺激歙县造墨业的发展。此外歙县的墨商又有些长袖善舞的人如曹素功，他是同官府和文人名士来往密切的，从他自刻的宣传品《曹氏墨林》里的题咏可以看出。稍后于曹的有汪近圣，他的儿子汪唯高于乾隆六年辛酉（1741）被召到北京在宫廷里“教习制墨”，造成十函，于乾隆七年壬戌（1742）“进呈御览，俱皆称旨”。其后又叫他再造十函，到乾隆八年癸亥（1743）二月造成后，才送他回南^②。汪家同皇帝有这一段关系，当然名气大振，交往的自然也多是上层人物，这从《鉴古斋墨藪》里的题咏上可以看得出来。较后的汪节菴为私家造墨更多，他为金松崖造的“清啸阁拓碑墨”，为康兰皋造的“仙露明珠”等墨都是精品，著名的袁随园、汪心农制墨多半也出自他之手。清代的文人自制墨，大多数是由歙县造墨家代造的，贡墨又是由歙县包办的，要合乎皇帝和达官名士的要求，自然要具有制作质地好、式样文雅大方、装潢精美这些特点了。

休宁墨的特点是华丽精致，多饰以金银彩色，往往用漆皮，尤多套墨，造成各种式样，实际上已成为用墨为材料塑造出的工艺美术品。其中典型的如“龙宾十友”，十笏一盒，把墨塑造成或在墨上刻出琴、砚、纸、笔、镇纸、臂搁、竹筒、剑、文石、书等形状，饰以金银青绿，绚丽多彩，休宁各造墨家多有制作。又如琴墨，九笏一套，贮在琴式髹彩漆盒里，造成各种式样的古琴，吴吴生、胡星聚、王丽文都有这种墨。此外还有“五经笏”、“松滋十友”等也都是类似的套墨。休宁墨在清咸丰、同治之前胡开文尚未风行时，很少有贡墨和文人自用墨。休宁贡墨少应当是因为制贡墨的差事为歙县所垄断，可是自用墨为什么也少见，对此尚找不到确切的解释。但多年来在北京出现的休宁墨中不经见之品往往来自山西，因此同好之中就有一种揣测，认为清代山西票号多，富商大贾想附庸风雅，搞点文玩，休宁风格的墨雅俗共赏正好合他们的口味，而歙县墨那种隽雅大方的风格，他们则未必能欣赏，因此他们就成为休宁墨的主顾。由这里推论下去，休宁墨可能多数风行于多财好事而没有多少墨水的那些人之间。此说如能成立，那么休宁墨风格的形成也是和服务对象有关的了。

婺源墨的绝大多数是为了给一般老百姓和小知识分子使用的，所以它们的特点可以说是“朴实少文”，是平民化的东西。乾隆三十六年（1771）刘大槐等人合纂的《歙县志》卷六《食货志》里有下面一段记载：

墨虽独工于歙，而点烟于婺源，捣制于绩溪人之手，歙唯监造精研而已。

这里所说的“点烟”是指的把松木或桐油烧成制墨主要原料的“松烟”或“油烟”。既然婺源是产原料的地方，价格必然比较便宜，因而小规模制墨作坊就还有利可图。从文字记载和现存实物上来计算一下，婺源的墨铺大约在一百以上，仅詹氏一姓就有八十多家，而詹大有一家就有乾行氏、真瑞氏、小竹氏、少竹氏、允成氏、成记、文星氏、悦庭氏这些分支，可

① 见民国本《歙县志》卷三《食货志·贡品》。

② 见汪氏《鉴古斋墨藪》：乾隆十三年明诚（恕斋）：“汪近圣墨序”。《墨藪》在陶湘《涉园墨萃》里有影印本。

见其小而分散。但他们在数目上远远超过歙县或休宁造墨家，在徽墨之中也是一大派别。

婺源墨既不能像歙县墨那样隽雅大方，又不能像休宁墨那样精致绚丽，从墨的质地上说也赶不上那两地产品的烟细胶清，但并不能说婺源墨就都是不行的。如明末清初的詹云鹏“金盘露”墨就曾入选《雪堂墨品》，质量想不会差，而传世的詹云鹏制墨也有很精的。詹衡襄墨如“凤鸣岗”、“腾蛟凤”都为收藏家所重。詹侔三墨不多见，作者曾磨试过他所制的“海鹤添筹”小锭，足当得起烟细胶清的评语。比较多见的詹方寰“青麟髓”墨质也好。詹氏以外的婺源墨家，如余福从、余子士也有好墨。当然就其绝大多数而言，婺源墨因为是普及品，所以比较粗糙。可是也正因为是普及品，因之更为群众所接受，况且婺源墨肆甚多，所以有关婺源墨的资料也是研究造墨史所不可缺少的。

从婺源墨的名目上，可以看到它面向普通群众的特点。婺源制的贡墨、御墨极少，我只见过乾隆庚申年（五年、1740）詹成圭玉映堂为钦差内务府郎中苏赫讷制的“御墨”一种。文人制墨出自婺源墨家的也少见，倒是如徐康所说^①詹姓墨铺以旧模制的墨中有许多是文人墨，用袁随园为名人制墨的模子仿制的尤多，这当然都不是真正的文人自用墨。另一方面，婺源墨往往以“御赐金莲”、“龙门”、“虎溪三笑”、“壶中日月”、“八仙庆寿”、“八蛮进宝”，以至《西厢记》^②来作墨名，这些都是具有民间艺术特点为一般群众所喜爱的主题，反映在婺源墨上可以说明它们的服务对象是谁，像曹素功、汪近圣、汪节庵这些主要为达官名士服务的歙县名墨铺就不屑采用这些近乎“俗”的主题了。

乾隆三十六年的《歙县志》中《食货志》记载说，墨可以分为三种，即：文人自怡、好事精鉴、市斋名世。第一种指的是文人自用墨，很好区别。第三种指的是墨肆造了作为商品出售的墨。在这段记载中列举了程君房“玄元灵气”、方于鲁“青麟髓”、吴叔大“天琛”、汪桑林（按即汪鸿渐）“玄虬脂”、程公瑜“卿云露”、程正路“悟雪”（按“悟雪”是斋名，并非墨名）、程凤池“世宝”以及曹素功“紫玉光”等为例。这些墨大多还有传品，也好区别。唯独第二种好像指的是由称不上文人的私人制的质量精良的墨。为这类墨举的例有罗小华“临池志逸”和吴珍鲁“众妙斋”。罗小华是权相门客，造墨虽精，想是不能列入“文人”之列，称之为好事之徒，是可以理解的。吴珍鲁其人不知名，十数年前琉璃厂曾出现“众妙斋制”大圆墨，饰金髹彩，不愧“精鉴”。但这类墨并不总是易于区分的。《歙县志》里的这段记载最后说：“而方密庵之‘古陶庵’，程一卿之‘礼堂写经墨’则又所谓精鉴而自怡者矣。”看来这也是在不易区分下的区分方法吧？

墨的这种分类法对近代藏墨很有影响。已故藏墨大家张子高专搜“文人自娱”之墨，张纲伯则专搜“市斋名世”之墨而兼及其他类的精品。寿石工一生搜罗最勤，所得亦多，从他的《玄尚精庐墨录》的记载上看来他是只收精品而不侧重哪一类。尹润生兄见闻最广，赏鉴极精，收墨不拘一格，然非至精之品不留。绍良另辟途径，二十多年来集中搜罗清代具有年款的墨，并用余力旁及其他种类，收藏既富，考证甚勤，有所得往往记以短文。藏善本书者常给书作跋，他这本《蓄墨小言》大可以称作墨跋，里面多第一手材料和独到的见解，对好墨者有很大参考价值。

周珏良

1979年3月于北京西郊

① 见《前尘梦影录》卷上。

② 曾见查森山制《西厢记·惊艳》一小笏，一面是曲文，一面是图。

目 录

一、三韩龙门氏墨	1
二、周亮工墨	4
三、林云铭墨	6
四、龚蕃锡墨	8
五、曹鼎望墨	9
六、曹钊墨	11
七、梁清标墨	13
八、刘源墨（一）	15
九、刘源墨（二）	17
一〇、靳治荆墨（一）	20
一一、靳治荆墨（二）	23
一二、靳治齐墨	25
一三、张廷柱墨	26
一四、宋萃墨（一）	28
十五、宋萃墨（二）	31
一六、宋萃墨（三）	34
一七、汪节菴《黄海群芳图》墨	36
一八、程次张墨	48
一九、张绶墨	49
二〇、曹寅墨	50
二一、程增墨	52
二二、张榕端墨	53
二三、蒋国祚墨	55
二四、“馀清轩家藏”墨	58
二五、“清爱堂”墨	60
二六、郎廷极贡墨	63
二七、梁世勋贡墨	65
二八、王度昭贡墨	69

二九、王之枢墨	71
三〇、李成龙贡墨	73
三一、张连登贡墨	75
三二、白潢贡墨	76
三三、谢履厚贡墨（一）	78
三四、谢履厚墨（二）	80
三五、曹素功制“嵩呼万岁”墨	82
三六、“陆舫清赏”墨	84
三七、范时绎贡墨	85
三八、李宗典墨	87
三九、张廷玉墨	89
四〇、江春墨	91
四一、方观永墨	93
四二、袁枚墨	94
四三、观稼堂墨	97
四四、汪由敦墨	99
四五、“光被四表”贡墨	102
四六、东武李氏墨	103
四七、胡子卿造砚形墨	105
四八、方观承《依园图》墨	108
四九、曹素功复制《依园图》墨	110
五〇、“太平雨露”贡墨	116
五一、钱大经墨	117
五二、内务府造办处制墨	118
五三、阙里孔氏墨	122
五四、孙珩墨	124
五五、孙蟠墨（一）	126
五六、孙蟠墨（二）	130
五七、孙蟠墨（三）	132
五八、王昶墨（一）	134
五九、王昶墨（二）	135
六十、吴省兰墨	137
六一、福祿墨	139
六二、赐砚堂墨	141
六三、叶天赐墨	151
六四、王宣望墨	153

六五、徐立纲墨	155
六六、胡季堂墨（一）	160
六七、胡季堂墨（二）	161
六八、牛稔文墨	164
六九、曹素功《富贵图》墨	165
七〇、毕沅为王文治集《兰亭》墨	167
七一、巴慰祖制石鼓墨	169
七二、“雪筠斋藏墨”	170
七三、汪节菴“五百斤油”墨	172
七四、江德量墨	174
七五、王杰墨	176
七六、汪穀墨	178
七七、汪穀“快雨堂临书墨”	179
七八、汪稟墨	182
七九、“金涂塔”墨	185
八〇、吴甸华墨	187
八一、“梦禅室”墨	190
八二、黄易墨	191
八三、“水竹居”墨	193
八四、刘墉墨	195
八五、刘钅之墨	197
八六、司马达甫、程振甲造瓦当墨	200
八七、铁保墨	201
八八、巴慰祖等六人联名制墨	204
八九、江孟卿墨	206
九〇、汪节菴“菊香膏”墨	208
九一、阮元墨	209
九二、阮元进呈墨	212
九三、金氏清啸阁墨	215
九四、纪昀墨	217
九五、洪亮吉墨	219
九六、程洪然墨	220
九七、子华等五人合制墨	223
九八、王芑孙墨	224
九九、茹古斋墨	226
一〇〇、梁同书墨	229

一〇一、程丽仲墨	231
一〇二、七十二鸳鸯吟社墨	233
一〇三、查有圻墨	235
一〇四、查彦钧墨	236
一〇五、吴照墨	237
一〇六、程永康墨	239
一〇七、方维甸《棉花图》墨	241
一〇八、英和墨	244
一〇九、吴肅墨	246
一一〇、颜尔楫墨	247
一一一、张灼墨	250
一一二、陈鸿寿墨	251
一一三、“听香写经墨”	253
一一四、夏邑李氏墨	254
一一五、屠倬墨	255
一一六、汪寄鸥墨	258
一一七、胡克家墨	259
一一八、陆泌墨	260
一一九、玉玲珑馆主人墨	261
一二〇、康绍镛墨（一）	262
一二一、康绍镛墨（二）	265
一二二、鲍惜芬墨	266
一二三、斌良墨	268
一二四、敦良墨	270
一二五、“倚树吟制”墨	273
一二六、孙玉庭墨	274
一二七、孙瑞珍墨	276
一二八、“廷梅谨选”墨	278
一二九、继昌墨	279
一三〇、秀堃墨	280
一三一、河东刘氏“勉行堂”墨	282
一三二、李兆洛墨	283
一三三、姚祖同墨	286
一三四、“宝严校书墨”	288
一三五、吴邦庆墨	289
一三六、吴家整墨	292

一三七、“日月合璧、五星联珠”墨	294
一三八、金鸿熙墨	297
一三九、俞焜、俞诵芬等三人合制墨	299
一四〇、陶澍墨（一）	300
一四一、陶澍墨（二）	302
一四二、嵩溥墨	304
一四三、颜用川墨	306
一四四、“小严”、“小孟”合制墨	307
一四五、金石声墨	309
一四六、穆彰阿墨	310
一四七、果齐斯欢墨	312
一四八、琦善墨	314
一四九、祁埴墨	315
一五〇、曹子鹿墨	316
一五一、长喜墨	317
一五二、瑞常墨	318
一五三、许球墨	319
一五四、刘韵珂墨	320
一五五、刘亨起墨（一）	321
一五六、刘亨起墨（二）	323
一五七、王凤生墨	324
一五八、金鼎寿墨	326
一五九、邓廷桢墨	328
一六〇、蔡世松墨	330
一六一、《连筠移丛书》编者杨尚文墨	332
一六二、杨铎饴麟庆墨	335
一六三、周天爵墨	337
一六四、钮福畴墨	339
一六五、孙莲叔墨	343
一六六、“听香室写经墨”	345
一六七、胡正仁墨	347
一六八、王廉普为杜受田制墨	348
一六九、晏淳一墨	350
一七〇、“橙味斋制”墨	352
一七一、童濂墨（一）	353
一七二、童濂墨（二）	355

一七三、朱振采墨	357
一七四、吴锡麟墨	358
一七五、蒋文庆、张云藻制墨	359
一七六、蒋文庆、王宜生、张云藻制墨	360
一七七、“鲍源深制呈”墨	361
一七八、柯华辅墨	362
一七九、勒方锜墨（一）	364
一八〇、勒方锜墨（二）	365
一八一、勒方锜墨（三）	368
一八二、吴云、勒方锜合制墨	371
一八三、乔用迁墨	373
一八四、“鉴水斋珍藏”墨	375
一八五、王树桐墨	377
一八六、杜堉墨	379
一八七、鲍有莱墨	381
一八八、王庆三墨（一）	382
一八九、王庆三墨（二）	387
一九〇、杨沂孙墨（一）	390
一九一、杨沂孙墨（二）	393
一九二、赵宗建“铁如意”墨	394
一九三、屈默成“铁如意”墨	396
一九四、林若衣墨	398
一九五、怡湘使者墨	399
一九六、甯河廉氏墨	400
一九七、叶韵笙墨	402
一九八、李文敏墨	404
一九九、唐定奎墨	405
二〇〇、方氏既翁堂墨	406
二〇一、方鼎录、方鼎锐墨	410
二〇二、方鼎锐墨	412
二〇三、尹耕云墨	414
二〇四、汉“君子”砖墨	416
二〇五、许庚身墨	418
二〇六、丁文蔚墨	420
二〇七、三吾李氏墨	423
二〇八、袁昶墨	425

二〇九、柯铭赠李鹤章墨	427
二一〇、杜文澜墨	429
二一一、胡公寿墨	431
二一二、吴坤修墨	432
二一三、曾国藩殊墨	436
二一四、鲍瑞骏墨	438
二一五、“鸭阑旧主”墨	440
二一六、鲍存晓墨	442
二一七、殷兆镛墨	445
二一八、胡澍、赵之谦墨	447
二一九、英翰墨	452
二二〇、何研劬、刘小绮、刘少如等合制墨	454
二二一、鲍肇元赠卞氏兄弟墨	457
二二二、“笠尉亭”墨	459
二二三、“和风甘雨”墨	460
二二四、崔国因墨	462
二二五、何景臣墨	463
二二六、路岷墨	464
二二七、刘铭传墨	466
二二八、胡祥醴赠刘铭传墨	468
二二九、长白子中赠李鹤年墨	470
二三〇、胡元仪墨	472
二三一、祁世长墨（一）	474
二三二、祁世长墨（二）	476
二三三、绍诚墨（一）	477
二三四、绍诚墨（二）	480
二三五、“四坡居士”墨	482
二三六、聂士成墨	484
二三七、裕禄贡墨	486
二三八、谭献墨	488
二三九、李经畬墨（一）	491
二四〇、李经畬墨（二）	494
二四一、李经畬墨（三）	496
二四二、杨同福赠潘祖荫墨	498
二四三、潘鼎立赠龚自閔墨	500
二四四、“黄叶村庄”墨	502

二四五、潘鼎立赠裕禄墨	504
二四六、潘鼎立赠孙毓汶墨	505
二四七、潘鼎立赠李鸿章墨	507
二四八、惠年墨	509
二四九、沈璟墨	512
二五〇、李玉田墨	513
二五一、张睿墨	514
二五二、林葵等合制墨	515
二五三、春岫制瓦形砚墨	517
二五四、“梧巢临池之墨”	520
二五五、吴大澂墨	522
二五六、知白斋墨	524
二五七、霍邱裴氏兄弟墨	526
二五八、沈秉成贡墨	529
二五九、郭庆藩墨	532
二六〇、许珏墨	533
二六一、梁启超墨	535
二六二、俞樾墨	538
二六三、邓华熙贡墨	541
二六四、王之春贡墨	543
二六五、“观秋盦”墨	545
二六六、黄士陵赠端方墨	547
二六七、黄士陵为褚德彝制墨	550
二六八、刘世珩墨	552
二六九、诚勋贡墨	553
二七〇、冯煦贡墨	555
二七一、怀旧堂张廷奎墨	556
二七二、朱家宝墨	559
二七三、李国松墨	560
二七四、宋灿墨	562
后 记	564

一、三韩龙门氏墨

清代墨中以顺治墨为难得，顺治墨而具有纪元干支者尤为珍品。传世诸品中，程凤池“紫龙涎”一品，藏墨者颇未信其真；仅“三韩龙门氏”墨具有纪元干支，凡二式，笏数不详，大部分藏故宫博物院，其在私人藏中者，仅朱幼平藏一式二笏，后分别为强云门、孙洪芬所得。孙墨流落何处不得知，强墨再转归尹润生先生，故今日藏墨者视具顺治纪元干支款者，其珍贵非程、方所可比。

尹氏所藏一笏，朱漆圆盒，盖绘一龙。墨与盒同形，正面中间篆书“玄龙焕”三字，以栏框之，填金；右肩隶书“顺治乙酉年制”六字，填蓝，俱阴识。背镂一龙。一侧“青麟髓”三字，一侧“三韩龙门氏藏”六字，俱楷书阳识。

乙酉为顺治二年（1645），其年五月，清兵下江南，六月入安徽，此墨盖为清墨中之嚆矢，当无疑问。

“三韩龙门氏”为清代第一任徽州知府张学圣，清裕禄《重修安徽通志》卷一四二《职官志》：

张学圣，奉天人，顺治二年知徽州府。时郡初定，民多流徙，学圣招来抚绥，四民复业。与徽宁道张文衡、总兵张天禄加意辑兵爱民，后俱迁秩去。时有“挽不住三弓”之谣。

此墨即制于其到任之年。墨绘一龙，题作“玄龙焕”，证以故宫所藏“天保九如”同式墨及不带纪元干支之“天府御香”墨，显属贡品，绝非为一般使用而制。然按例一般贡墨均署明“臣某某恭进”或“恭制”，而不见题作“某某某氏藏”。或此时鼎革伊始，一切体制尚未完备，于礼仪要求不能过严，所以在结款上也就随便一些；或贡品原署有“臣”字款，而以原模改款另造作为家藏者。

张氏为旗下巨族，据张学礼《使琉球记》：

世祖召询家世，学礼奏：“臣弟学圣，忝任福建巡抚。臣有子六人：长子思明，见任江南分巡道；次子思恭，见任参领管佐领事；三子思齐，广平知县；四子思行，吏部笔帖式；五子思信，荫生；六子思任，荫生，候补笔帖式。嫡孙景方，世职阿达哈哈番。”世祖闻奏大悦：“卿乃巨族老臣，福祿来崇，子孙绳绳。……”

查《清史稿》卷五《世祖本纪》顺治五年（1648）八月，有“乙卯，以夏玉为天津、张学圣为福建巡抚”的记载，同书卷二〇七《疆臣年表》五顺治十年（1653）有“福建：张学圣二甲子罢；四月丙午，佟国器巡抚福建”的记载，可知是年张氏即息影田园。

明代程、方制墨，好用饼式，作为礼品固足资观瞻，但究不适于实用，清代以后，更为少见。此墨仍作饼式，尚是明制旧习。

从形制来看，两侧题款，大类叶玄卿制品，且漆边厚重，亦属叶玄卿制墨的特征，或即为叶氏苍苍室所制。

